



其乐融融的家庭年会

□ 马海霞

王姐这几天缠着司机小孙教她魔术,说学会了要在家庭年会上露一手。王姐家的家庭年会已经举办好几届了。元旦这天,王姐一家人都要去公婆家过节,家庭规矩:自带粮草和节目。

王姐的老公有兄弟三个,老婆孩子加上公公婆婆共计十一口人,兄弟三家每家做四五个菜,有提前做好的,有提前备好食材去公婆家现做的。每年王姐做的酱牛肉都是主打菜,今年她又爱上了烘焙,还准

备做几个小点心,元旦这天让大家尝尝。

王姐的公公是票友,吹拉弹唱样样拿手,几个儿子也能哼唱几句。聚餐结束,老人家便取出二胡,自拉自唱,唱完还让儿子们一个个亮亮嗓子。王姐的婆婆嗓子不行,五音不全,但喜欢跳广场舞,所以大家唱时,老太太会站起来伴舞。王姐说,嫁到这样的家庭,没点儿才艺都不好意思参加家庭聚餐。这几年王姐又是诗朗诵又是讲段子,有时还准备

谜语让大家猜,自掏腰包准备红包,谁猜中了送红包一个,虽然一个红包几元钱,但也深受家里小朋友的喜欢。

王姐的公公很会养花,但他养的花不随便送人,元旦聚餐后抓阄得花,是年年的压轴节目。王姐说,看着公公一阳台的花,艳羡不已,元旦抱回家,春节时开得正艳,客厅蓬荜生辉,喜感满满。去年春节,她抽到一盆风仙花和一盆水仙花,这次王姐又看了公公的几盆根雕,期盼抽到一盆。

王姐家的这种家庭年会让人感觉温馨和浪漫,而多数家庭过节的内容就是家人一起吃顿饭,为了这顿饭,父母早早地就准备。王姐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聚餐”,子女自己带菜,老人家只出一个拿手菜就行。而家人聚会就是为了在一起开心快乐,没有攀比,没有说教,不相互施压,男女老幼其乐融融,让聚会远离手机,用歌声和欢笑充实新年的第一天。

生活

若菜肴也是一个森严的社会,那么与海参燕窝形同霄壤的萝卜青菜,便是最平凡的一族。

萝卜几乎霸占了我童年餐桌上的全部味觉记忆。几畦开挖在田间山坡的菜地,没见怎么侍弄,萝卜便蹭蹭地往外冒头,欢然铺开一层绿油绿意,将草木委顿的山村深秋或隆冬渲染成生机勃勃的春天,也将我家贫瘠的餐桌氤氲得热气腾腾。萝卜丝、萝卜丁、萝卜条,没有丁点肉骨类的陪伴与慰藉,甚至汤水里漫漶的油星也极有限,我和弟妹们在母亲至简的厨艺里,像萝卜一样茁然发芽、开茎、展叶。

冷风如刀的年夜里,萝卜终于得以亲近生产队池塘刚分到不久的一条草鱼,被笑意溢满屋的母亲在铁锅里闷煮一番,再佐以夏日晒干、收藏的白辣椒,做成了大钵油光发亮的鱼萝卜。父亲夹着似乎骤然肥厚了许多的一块萝卜,伸进我空得有些过快的饭碗。

萝卜的寻常可见,令其常受某种高贵者对卑微者的蔑视。手中正巧摊开的一份报纸,一个大标题赫然撞入眼帘:“稀土为啥卖了‘萝卜价’?”不读内容,已知萝卜在作者心中之贱。我对萝卜的好感也不多。大概用一个童年就吃够了别人一生吃的萝卜,肌肤纹理与毛孔间都充溢萝卜味。成年后餐桌上再有萝卜,即便有了土鸡土鸭一类相偕相伴,我也从不轻易动筷。

许多年后,我才知自己的鄙陋与浅薄。萝卜的“祖上也阔过”。《诗经·小雅·信南山》说:“中田有庐,疆场有瓜。是剥是菹,献之皇祖。”许多一时霸气凛然的英雄,大名都未能荣登上去,成为泯然众人的时光过客,萝卜却能恬然跻身其间,足以令其家族荣耀无比。

令我没想到的是,萝卜不止裹腹,还能除疾治病,不亚于世人眼里高贵的人参。看来,我孩童时代吃那么多萝卜,其实是因贫得福,无意间摄入了海量大补的珍品。这么些年,身体尚无大碍,被我轻贱过的萝卜功不可没。此后,我对萝卜不再如世仇般的排斥。

在北京鲁院学习四个月的日子里,地下层的食堂伙食丰盛,品种繁多,深恐亏待了我们这群舞弄文墨者,却苦无辣味,对我这一嗜辣如命的湖南人而言,渐渐如同炼狱。今日晚餐时,一同学兼老乡趑入餐厅,神秘地从怀里摸出一个玻璃瓶,盯了我半晌,才犹豫说家里寄好东西了。打开一瞧,是辣椒粉拌萝卜条,腌制的。我依稀看到了一罐儿时吃惯的良药,香辣、爽脆之味重现脑海直冲顶门,迅疾伸手抢过,扒了大半到盘里,也不管他苦着脸跺脚说“留点,留点”,便埋头欣然大吃起来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
张雄文

卑微的萝卜



感叹

四口之家

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实验小学 孔广霞

二孩政策放开了,家里要不要再添一口?家里三个人三个意见:女儿可儿赞成,先生反对,我举棋不定。

小宝来敲门了,意外。2017年10月23日,小宝出生了,比预产期提前了19天,取名“小十九”。从此,三口之家升级为四口。

为了照顾我和九儿,母亲和婆婆都过来了。九儿的到来给我们意料中的各种忙、各种累。九儿睡了,全家人都跟着睡,九儿醒了,每个人就像同一台机器上的不同元件,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转。

可儿的班主任打电话来,说可儿的成绩下降了,马上生地会考,要想办法力保首A。先生忧虑得几个晚上没睡好,说,就怕顾此失彼。

周末,可儿回家。我催着可儿去写作业,可儿答应着。我起身泡茶送给可儿,推开门,她趴在桌上睡着了。看着可儿熟睡的脸,我心里很内疚,怀九儿时,身体状况不好,生九儿后,又一堆事,一直把可儿丢在寄宿学校……我没敢叫醒她。吃完中餐,可儿没做多久作业就睡午觉,一直睡到下午五点。我把疑虑告诉先生,先生说,他早两周就发现了这个情况。我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凌晨三点,我起来给九儿喂奶,感觉可儿的房间有声响,我猛

地推开门,顺着光点,我在她的被窝里找到了一台手机。

没有了手机的干扰,可儿的生活步入正轨,正常作息,精力充沛,成绩很快赶了上来。我也会抽空每周给她送两次饭菜,顺便跟她聊聊天,周末偶尔看场电影、逛逛街。一次,她说要买运动鞋,拉我找了好几家店,最后拿着一双耐克鞋不撒手,我一看标价1699元。我把她拉到旁边说,这个品牌贵,找家便宜点的类似款。她不同意,非买不可。我生气地说,爸爸妈妈工资不高,养你、养九儿已不易……

可儿挣脱我的手,哭着说,九儿,九儿,你们心里只有九儿,我是谁……她不是自始至终最欢迎九儿的吗?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拉着可儿的手,重新回到店里,立马扫码买了那双鞋。可儿不但不接,还讥讽地说,1000多块钱就能买走你的愧疚?我坚定地说,不,妈妈对你只有爱。可儿又哭了,哭得稀里哗啦,扑在我的怀里。

可儿顺利通过了生地会考、中考。九儿满两岁那天,家里出现了和谐的八人组合:父亲和公公忙于厨房,一个协助、一个掌勺;母亲和婆婆一个带九儿、一个搞卫生;我负责家里的布置;可儿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妹妹买了个大蛋糕;先生拿起相机到处拍照。

畅情

书摊读书

新化县第十二中学 吴迪仁

我自小便爱读书,每见佳卷,必反复阅之。时至今日,痴情依旧,心向往之。

读书的方式有多种,或买书来看,或借书来读,或在书店免费翻阅。然而,在诸种读书方式中,我觉得最令人惬意的却是在书摊读书。



书摊读书的惬意之处,首先是可以免费看书,而且基本没有担心和顾虑。在旧书摊上,即使你看书半天却无一点购书之意,老板都舍不得赶你走,因为要靠一两个“看客”来充人气、撑场面。所以,在书摊看书,只要你“安分守己”,可以优哉游哉地随意翻阅。

书摊读书的第二个惬意之处,是可以广泛涉猎。在这里,只要留心,几乎什么书都看得到,但因为大多是旧书,缺封面、少封底甚至缺章少页者不少,错字泛滥的盗版也不少,因此即使内容不差,让你掏钱买回去的欲望也不会太强烈,最好的办法便是“博采”:想看的书,把精华部分迅速看一遍。这样下来,一两个小时你就可以翻阅好几本书。

书摊读书的第三个惬意之处在行善助人。十多年前,在娄底一旧书摊上,看书摊看客寥寥,生意惨淡,出于善意,我几次停下脚步,随意翻出一本静静“品味”,竟真的给摊主攒下不少人气。此善虽小,可我一直不忘践行。

书摊读书的第四个惬意之处,是在闹市中读书,别有一番情趣。书摊大都摆在闹市或十字路口,身边车水马龙,在这里读书,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境界的一种提升。

在书摊上,要么蹲着,要么席地而坐,这时,天地成为大课堂,街道一角或者说整个书摊成为大书桌,一册心仪的书卷在手,那端的是书香四溢。书香荡漾浮躁,荡涤倦意,甚至清洗心底的尘垢,会意处,看看过往的行人;茅塞顿开时,抬头看看天空,看云卷云舒,看黄叶飘落,这时,你就有了王维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顿悟。